

中小学艺术欣赏文库



下

中国曲艺杂谈

大连出版社

J05-49/3.11.22

中国曲艺杂谈

(下 册)

刘政文 编
孙凡荣

大连出版社

中小学艺术欣赏文库

(全 50 册)

大连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
(大连市西岗区长白街 12 号) 邮编: 116001
朝阳新华印刷厂分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字数: 3960 千字 印张: 180

1996 年 6 月第 1 版 1997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: 2000—5000

ISBN 7-80612-271-0/G·63

*

责任编辑: 刘民 封面设计: 李鲤 董志桢
(全 50 册) 定价: 249.00 元

3. 评书

评书是长篇叙事体，非常讲究叙述的方法，甚至可以用“笔走龙蛇”来形容，此绝非溢美之辞。评书语言集叙述、描写、评点之大成，尤以评点见长。评书之“评”，就是评点的意思。张次溪《人民首都的天桥》说：

按评者，论也，以古事而今说，再加以评论，谓之评书。古时称为劝善金科，所说无非忠孝节义，借以讽劝世人。或谓个中良莠不齐，竟有目不识丁者。要知其中品学兼优，深通文理者，亦大有人在。惟思个中难处甚多，非有数年苦工夫，不敢从事。举凡古人交锋对垒，以及关于发音者，尤须以口代之。所以此项评论家，各省皆有，口音虽多不同，而表演时一举一动，大致全部差不多。学风时必要说：呜呜呜；狂风大作。学雨时必说：花花花，大雨犹如瓢泼的一般。发炮时必说：光光光，三声炮响。学雷时必说：咕噜噜，沉雷震动天曹。仓啷啷一声锣响，必是鸣金收兵；喀叉叉一刀，势必劈于马下。叭的一声，非探中石，即是暗器。说到一声梆了响，便刷刷，必是箭似飞蝗。就怕赶上说下雪，干张着大嘴，没法儿办。即形容于此式者，只好就是一说。

这里罗列的是评书摹拟的一般规律，并未涉及评书之“评”。评书之“评”良非容易，集观点、事理、知识于一身，且须有深刻、细致、透辟、生动和特色，不过，时下流下的评书整理本大都把书中的“评”给整理掉了，实在令人遗憾。

说到评书的笔法，可以分为“正笔”、“暗笔”、“伏笔”、

“补笔”、“倒插笔”、“惊人笔”等。

“正笔”，又称“明笔”，指按事件发生和发展的顺序叙述，评书的叙述大都采取这种笔法。

“暗笔”，有时注明“书中暗表”或“暗中交代”，常常与悬念配合使用，带有交代和说明的性质。例如，《朱元璋演义》第五十九回《乱箭攒身江忠殉国，飞石打人沐英救父》说到陈友谅火烧百凉楼，困住朱元璋，忽有一将杀入重围，原来是伏虎大将军江忠。他怎么来得这么快呢？就用“书中暗表”的笔法作了说明，使故事情节得以顺利地发展下去。

“伏笔”，故意埋下叙述线索，制造悬念，常常与“补笔”配合使用。如评书《王者》说到四个州佐外出查找丢失的六十万两银子，好不容易有了线索，赶回巡抚衙门，书中有这么一段：

“哎，四位，今天早晨哪，我们几个人在这里等……”
“等什么？”“唉！替你们哥儿四个悬着一份儿心哪！也真叫人纳闷，怎么还不回来？嘿，真玄得慌。我们真怕你们在这两天还不回来呀，这是咱们背地里谈，咱们官儿的眼珠子，全都瞪圆了。你们要是再不回来，你们的家眷啊，一个也活不了啦。还告诉你，他这次发怒，可比哪次都要厉害。”“那是怎么回事？”“唉，你们这些日子不是没在衙门吗？这里可出了极大的事啦……不成，跟你们细谈可没有工夫啦！”“那么您赶紧进去回话吧！”

极力渲染衙门里发生了“极大的事”，却又故意不说是什么事，埋伏下引人猜想的悬念。

“补笔”，一般是对突发事件或人物的简略介绍，也有照应“伏笔”的，有时写明“书中交代”，再看评书《王者》里

一段：

这四个邦佐，出去了这么些天啊，衙门里可出了件儿奇怪的事情。我们这位巡抚大人，他有一位很得宠的姨太太，这姨太太模样儿长得挺好，又能说会道，还有一样是她最取贵的，什么地方取贵哪？就是她那一脑袋头发。平平常常的女子是谁也比不了——又黑，又软，又长，往下这么一嘟噜啊，哟！可真真是好看哪！就是因此这个，巡抚大人是非常爱她。对于正太太啊，那就是有一搭无一搭，三月五月的也不准去一趟。故此，大人终年是在这位姨太太屋里睡觉的。……有一天晚上，三更将过，前半夜的两个丫环睡觉去了，后半夜的两个丫环刚刚上班。就听这位巡抚大人，咳嗽了一声，这两个丫环叫到动静，赶紧走过来。“茶！”“是，大人。”这位巡抚大人喝完茶，把手一摇，意思是叫她们退了下去。把幔帐一掖，回过身来想看看姨太太，刚一回身，“哎呀……”这一喊哪，可就把姨太太喊醒了。“嚷嚷什么，你怎么啦？”“哎哟！可不得了！你摸摸，你……你的头发呢？”姨太太用手一摸：“哎哟——”死命的就哭起来了。怎么啦？锃光瓦亮，头发全没了！

州佐从城外回来，带来王者给巡抚的一封信，其中提到“前取姬发，略示微警”，这段书就是为这两句话做注解的，同时照应了前面的发生极大的事的“伏笔”，故称“补笔”。

“惊人笔”，常常用于故事情节转折处或是一回书的末尾，与悬念结合，造成惊人之势。如《岳飞传》第五十回《擂鼓战金山》的结尾：

等金兀术跑到天常关，探马来报：前边有宋朝伏兵，金兀术抬头一看，对面宋兵杀来，当中一面“岳”字大旗，金

兀术仰面长叹：“吾命休矣！”

眼见金兀术命丧天常关，真是千钧一发呀！其实不必担心，到五十一回，金兀术又逃回去了。意在惊人，夸张和虚拟的色彩极浓。

“倒插笔”也叫“倒笔”。为了制造悬念，故意把高潮、热闹场面或结局放在前面，然后倒转笔锋，按故事情节发展顺序叙述。

此外，还有“重笔”、“分笔”等。

评书笔法还有一些特殊的构成成分，这是“诗篇”、“赋篇”、“开脸”、“贯口”等。

“诗篇”，又叫“定场诗”，起着稳定情绪的作用。有时也常用“词”。如《永庆升平》第二十五回《红胡子戏耍顾焕章，神力王调兵剿邪教》开头是诗，标明“诗曰”：

人生名誉最为先，过眼浮云似箭穿。

苦绪岂皆因自得，愁怀惟望故人怜。

关心花酒将十载，留意诗书只六年。

堪愧芸窗荒怠久，耻将俚句写鸾笺。

第六回《行恶自遭恶报，欺人反被人欺》开头是“词”，标明“词曰”：

你会使乖，别人也不呆。

你爱钱财，前生须带来。

我命非你摆，自有天公在。

时来运来，人来还你债；

时衰运衰，你被他人卖。

常言作善可消灾，怕无福担待，

一任桑田变沧海。

不论“诗篇”还是“词篇”，都是说明事理，抒发感情或引出故事，一般都与评书内容有着某种联系，但也有不相干的。

“赋赞”，在评书里运用颇为广泛，举凡人物、物体、山川、景色，都可以使用。如《永庆升平》里有一段“拳赞”，书中注明“有赞为证”：

罗汉拳，站当场，移身绕步逞刚强。
伏虎势，暗里藏；反背锤，把人伤；
鸳鸯脚，最难防；连环炮，神鬼忙；
丹凤眼耳，顺手牵羊。

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“赋赞”的特点：从内容上看，准确地把握描写对象的特点，加以概括归纳。从形式看，句式整齐，讲究韵律，构成语言的美感。“赋赞”运用得当，不仅生动形象，而且便于记忆。凡是有成就的评书演员，都能熟练地掌握大量“赋赞”。

“开脸”，就是肖像描写，犹如京剧里的“亮相”，对于全凭演员一张嘴说的评书来说，格外重要。“开脸”大致分为二类：一类是泛指。如“文生赋”：

站在大街用眼盯，
大街上来了一位俊相公。
大者看不过二十岁，
小者不过十八冬。
只生的天庭饱满多主贵，
地颊方圆福禄增。
左边长了把朝王伞，
佛顶珠长在正当中，

眉又清来目又秀，
齿又白来唇又红。
插花俊巾头上戴，
两根飘带荡前胸。
前发齐眉后发盖颈，
避尘珠钉在俊巾正当中。
身穿着三蓝花的对花氅，
一根丝绦系腰中。
蓝缎子中衣真可体，
绿海缎鞋二足蹬。

这个“文生赋”用在哪个文生身上都可以，缺点是有些浮泛。另一类则是具体人物的“开脸”，如《朱元璋演义》胡大海和陶海的“开脸”：

达里金闻声，往对面一看，见来了一员战将，头戴乌金盔，身穿乌金甲，内衬一件紫征袍，大西瓜脑袋，大簪儿头，面似黑漆，扫眉虎目，大嘴岔，颌下是扎里扎煞的一部钢髯，胯下一匹大肚蝥蛄红，手擎一把开山斧，旁边一位将领，身高过丈，虎背熊腰，面似大叶黄金，两道浓眉斜插入鬓，一双阔眼皂白分明，鼻梁高耸，准头端正，四方海口，两耳有轮，一部钢髯飘洒胸前。

这类具体人物的“开脸”，特色鲜明、具体，十分生动形象，在评书中更为常见。

“贯口”，这里借用相声术语，指的是那些贯通到底，带有韵律的散文体的“贯口”。如《朱元璋演义》里朱元璋致徐达的信：

久慕贤名，两次进谒，未遇空回，惆怅何似？窃元璋自

兴师以来，仰观元朝君昏君暴，俯睹黎民倒悬之灾，不忍坐视，刀举义旗，除残暴，以救众生，奈元璋虽有匡济之志，实乏经纶之策。仰望国显先生出庄扶助，展吕望之大才，施子房之宏略，天下幸甚，万民幸甚。先此布达，容斋戒沐浴，再拜尊颜。

这段文字虽不押韵，但句式整齐，对仗工整，辅以高超的表演技巧，必有洋洋洒洒，一气呵成的效果。

下面从艺术特色的角度来看一看评书。

评书，一无布景，二无伴奏，更没有其他综合艺术手段的配合，全凭演员一个人说。而故事要娓娓动听，人物要栩栩如生，情节要活龙活现，内容要感人肺腑，难度非常之大。这就决定了评书艺术细致传神，绘声绘色的基本特色。评书表演方式单线进行，一点点说，叙述描写不细致，当然不行；细致过头，变成啰里啰索，也不行。只求细致，不生动，不形象，干干巴巴，仍然不行。所以，必须细致、逼真、语言性格化。下面分别就这几方面加以阐述：

(1) 细致

评书的细腻笔法绝非信口开河，啰里啰嗦，更不是下笔千言，离题万里。它所丰富和补充的成份必须作到以下三点：第一，与评点主旨有直接或间接关系；第二，蕴含着某些有益成份，也就是给人们以启迪；第三，生动、形象。有些细腻笔法以知识性取胜，也有些蕴含着社会万状、事物情理和习俗风尚等等。

张岱《陶菴梦忆》里介绍柳敬亭说《水浒》时说：

余听说《景阳岗武松打虎》白文，与本传大异。其描写刻划，微入毫发，然而找截干净，并不唠叨，声如巨钟。说至筋节处，叱咤叫喊，汹汹崩屋。武松到酒店沽酒，店内无人，蓦地一吼，店中空缸空瓦皆有色，闲中着色，细微至此。

“与本传大异”，不仅《景阳岗打虎》白文，评书几乎都如此。取材《聊斋》的评书《梦狼》，原作只有一千来字，著名评书演员陈士和把它改编成评书，整理本还有四万字之多。不少长篇评书是由小说改编而成，改编以后篇幅总是大大增加，其主要原因是评书比小说细致得多。人们本来已经读过小说，为什么还兴致勃勃地听评书呢？评书艺术细致的特色是重要原因之一。评书的细致程度十分惊人。有时一个细节或一个动作就可以说上一两个晚上。这里先借用个评弹的例子。传统评弹有个段子叫做《珍珠塔》，说的是河南公子方卿和襄阳陈御史小姐陈翠娥悲欢离合的故事。方卿在陈家受到羞辱，一怒出走，进京赶考去了。跟方卿和订终身的陈翠娥一等三年，不见消息。这天，方卿得中状元回来，故意化妆成道士跑到陈家后花园进行试探。陈翠娥父亲叫女儿下绣楼到后花园去会方卿。陈翠娥绣楼楼梯一共十八级，丫环搀她下楼，在生活里，顶多两三分钟；可是，进入评书，过去艺人能连说十八天，后来经过大刀阔斧的删削，还要说一二天。陈翠娥下楼，下一级想半天，反反复复。下面节录一段：

陈翠娥（表）对的，我不下去要对不起爷的！

（白）既然如此，我们走吧！

（唱）闻一句，笑一声，

如此父母一般形。

并不羞惭并不窘，

一双主婢下楼坪。
才下楼坪五六层，
站定身躯又不肯行。

采 萍（白）小姐为何又不走了？

陈翠娥（唱）采萍呀！

虽则联姻无聘礼，
到底未完花烛有批评，
此际果然遵父命，
大家羞涩不堪云，
面面相觑待怎生？
问不出隐情开不出口，
彼此相逢无一生。
岂非白白到园林？

采 萍：（表）噢！我当啥事体，原来小姐怕和姑爷见了面没有话交谈。采萍想，要闲话，货色法门，我批点给你好了。我有的是。

（白）小姐到了紫薇厅见了姑爷，只要问他——

（唱）因何昔日返乡城？

因何并未转家庭？

因何半路遇强人？

因何并不报衙门？

因何襄楚杳无音？

因何抛弃白头亲？

因何不去读经伦？

因何无意赶功名？

因何不想振家声？

因何反向后园门？

因何改换出家人？

因何鼓板手中擎？

因何落魄唱道情？

因何不象念书人？

因何到处自谋生？

因何辱没旧王孙？

这当然是突出的例子，不过，评书历来讲究细致，几乎构成语言的基本特色。且看扬州评话《白虎镇》里武松烤火的一估描写：

小二是又怕又气，眼睛翻住，敢怒而不敢言，只好去拿火。坏了，他这个火拿来，也不得讨喜。何以呢？无论做什么事，总要这人从心眼里愿意去做，这个事做出来才会好。本不愿做，被人逼迫了去做，做出事来是不会讨喜的。王二跑到前头拣了个钵倒不小，到灰堆上把早上出出去的死灰，拣了二头钵，灰平着钵口，端到锅膛口，箝了两火叉子现火朝灰上一堆，猛一瞧，好看啊；堆尖的一钵子火，其实一肚子死灰，这个火站不住，风一扬就没有了。王二两手捧住钵子，来到楼下厅：“来来来，大和尚，不要喊啦！”“好！火来了，火来了！”“噯，烘吧！”王二把钵子朝桌肚里一放，武二爷望望，呵，这一钵子火不坏，鞋袜可能炕干了。他两脚悬起来，朝边上一翘，鞋底厚，热气透不过去。“噯，褪掉鞋袜，炕上一炕！”武松脱去鞋袜，两只肉脚，朝钵边上一搁，炕着炕着，不得热气了。自然了，这个火站不住的。再用个脚指头把火拨拨呵，噯，一点热气都没了。“小二！”“噯，大和尚，什么事？”“代和尚拿火！”“呵？还拿火呵！”“怎么的？你要不拿

火，看和尚怎样对付你！”“算你狠！我少陪了！”小二说着，转身就跑，跑到前头就朝柜台旁边栈牌后头一站，气得咽咽的，两手抄住，一声不响。

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，细致这一艺术特色有多方面的具体表现。描写细致入微，使被描写的事物形象化。王二故意弄的那钵虚火，如工笔细描一般。然而，细致不等于客观事物的语言“照相”，而必须与人物结合起来，对那钵虚火所反映的武松和王二之间的微妙关系同样进行工笔细描，为刻画人物形象服务，才是评书所要求的细致。

以知识性取胜的，如《朱元璋演义》第四十六回《威风凛凛登台拜帅，军法森森校场点兵》里说到朱元璋登台拜帅，有这么一段：

帅台建在校军场内，张玉按照刘伯温所绘的图样，不差一分一毫地作好了准备。台高三丈，按天地人三才，宽二十四丈，按二十四气，将台的当中排列二十五人，各穿黄衣，手执黄幡豹尾，按中央戊己土，以为勾陈（北极星）之像；将台的正东，排列二十五人，各穿青衣，手执青旗，按东方甲乙木，以为青龙之状；台之正南，也是排列二十五人，各穿红衣，手执红旗，按南方丙丁火，以为朱雀之状；正西排列二十五人，各穿白衣，手执白旗，按西方庚辛金，以为白虎之状；将台的正北，排列二十五人，各穿黑衣，手执黑旗，按北方壬癸水，以为玄武之状。台有三层，各具祭品祝文，周围排列三百六十五人，按三百六十五度，各执杂色旗幡。杂旗之外，再立二十七人，各执剑戟，按七十二候。将台由南到北左右两旁排列文官武将，中间一条黄土的甬路直至台下，台的四面立着肃静牌，牌下四员牙将，每个牙将带二十名甲

士，如喧哗者，按军法处理。

京剧《群英会》、《借东风》鲜有实体布景，唯独诸葛亮七星坛借风，台上高搭法坛，再现典型环境。皆因它是“戏核”，必须采取一切手段，加以渲染。这里的帅台也是如此，属于“有话即长”之处，虽不是“话”，却与“话”密切相关。如果加以抽象化，不仅失去了细腻的特色，也削弱了形象性和生动性。这一类细腻笔法是由钉是钉，铆是铆的知识构成的。

(2) 逼真

逼真，就是通过语言和表演使客观事物活生生地再现于观众的联想之中，构成生动的艺术形象。俗话说，如闻其声，如临其境，就是逼真的一种表现。

如闻其声，显然是“其声”并不存在，而靠语言里的象声词加以表现，达到“如闻”的境界。例如《头请姚期》里邓彤和姚期交手，在描写过程中就用了象声词：

这时候姚期不是直立站着吗？邓彤的枪正挨着姚期的左肩头很近，撤枪是来不及啦！“叭”照着姚期的左角膀就是一下，这一下要是抽上呵，姚期的左肩膀就得碎，筋断骨折！邓彤这枪是抽来了，快呀！刻不容缓，姚期把左胳膊一拳，右手举过了头顶，手中鞭把冲天，鞭梢冲地，鞭在左胳膊外头一护，只听“咣啷”一声响，邓彤的枪正抽在姚期的鞭上！邓彤要打算撤枪变招可来不及啦！姚期左手一反腕子，呼！一把就把邓彤的枪抓住了。

这里的“叭”、“咣啷”、“呼”并非可有可无的零碎，而是

为了渲染气氛，给人以逼真形象的感觉。当然，评书不是口技，声音要求“如闻”，而不必求真。因此，在演员和观众的谅解和默契之下，一声“哗——”，在观众的脑海里就会浮现出千军万马的景色。

同样地，如临其境，也是语言描写所造成的感觉。《程咬金卖笏子》里说到程咬金被关进监狱的暗室里，对那间暗室作了一番描绘：

这间屋子是专给那些江洋大盗、杀人凶犯等预备的，伙计们架着程咬金走进暗室，咬金一看屋里边黑咕隆冬，一阵潮气熏人，迎面放着一个单床，靠东墙那儿挖了一个小洞，洞里边放着半个黄砂碗，盛着一点儿大麻子油，里边放着半个灯草捻儿，禁卒进前拿火点着灯草，似亮不亮，真是阴阴惨惨，令人毛骨悚然。

逼真，应该避免“蜻蜓点水”，面面俱到，而要抓住特点，集中笔墨。对这间暗室来说，除了几笔粗线条的勾勒以外，不写其暗，反写其“明”，通过“一个小洞”、“半个黄砂碗”，“一点儿大麻子油”、“半个灯草捻儿”的几笔描绘，写出一盏“鬼火”似的灯，使人如临其境，十分传神。

(3) 语言性格化

大凡优秀的评书，不仅讲究故事情节曲折，而且十分注意人物性格的刻划。跟小说一样，语言是刻划人物性格的主要手段。语言性格化的基础是人物性格化，而性格化的人物又靠性格化的语言来表现。

性格化不是抽象地静止地描绘若干特点，而是表现人物

在情节发展过程中的变化。比如《三吃鱼》里的小书童雨墨住进小店，不等店家问，赶紧“自报家门”，述说怎样碰上假装“穷人”的白玉堂，把钱都弄了光，到小店就为躲那个“穷人”。开小店的问他们吃什么，小书童真能精打细算：

我跟你说吧，我们爷儿俩呀是什么省钱吃什么！你给我约一斤麦子面，打它两个小制钱儿香油，一个小制钱儿的盐。煮熟了面，多带汤，淋点儿油，洒点儿盐。这个吃儿，我们是就为省钱。

正这时候，那个“穷人”又到小店来啦。小书童劈头一句：“我们相公在这儿等着您哪。”并非真心诚意地寒暄，多少有些讽刺的意思。所以，忙又告诉店家：

掌柜的，白面别约了，香油也别打了，盐也别买了，咱们改了！熬豆汁，要熬得稀溜溜的，今儿个我小孩子要灌豆汁儿水。

等到那个“穷人”又摆酒席，小书童想拦又不敢拦，不拦又准知道没钱，憋不住了，索性把心里话说了出来：

这位金相公，您是二爷，我小孩子是书童儿，我给您磕头，不为别的，今儿个拜把兄弟，明儿个一块儿扒衣裳，赤身露体，人家大店、小店儿两个喽全得要钱，没有银子，人家能让走吗？

等到二位相公酒足饭饱，小书童也想开了：

左右明儿个早上有个扒光眼子的闹头，我小孩子呀，今儿个要饱饱的吃一顿。嗨哟！小孩儿足吃足唱。

从小书童前后变化中清楚他看出他的机灵、天真，这才是真正的性格特点，而不是强加的抽象概念。人物的这些特点又是通过性格化的语言来表现的。